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07

# 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sup>①</sup>

姜礼福<sup>1</sup>, 孟庆粉<sup>2</sup>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21世纪初,“人类世”概念在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并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传播;科学与人文的交互碰撞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引发了普遍的人类世焦虑,形塑了多重宏大叙事,加深了世人对“地球癌症”的认知。聚焦于气候变化、毒物书写的人类世文学具有深厚的全球化思想内涵,集生态与政治、伦理与正义、想象与反思于一体;人类世概念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或将引发文学研究的“地质转向”。

**关键词:**人类世;地球癌症;气候变化文学;地质转向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044-08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在国际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受到学者高度评价,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时刻,堪比哥白尼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发现,将极大改变世人对事物的认知”<sup>①</sup>。人类世既是地球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地球发展的一种状态,不仅意味着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环境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表明整个地球环境濒临崩溃。人类世概念到底是如何提出的,具有什么内涵?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研究相关的人类世文学呢?

## 一 “人类世”:界定与思考

“人类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海洋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创造。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斯托莫正式提出“人类世”概念。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发表《人类地质学》一文,详尽阐述了“人类世”的内涵。他认为,地球已结束了持续11700多年的“全新世”(Holocene),进入了深深烙刻着人类活动痕迹的“人类世”这一地质年代。正如他所言:“在过去三百年,人类对

地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增强。由于人为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全球气候在以后数万年都随之改变。现在用‘人类世’这个术语表示人类主导的地质时期非常恰当。”<sup>②</sup>形象地说,人类活动产生的衍生物将进入土壤、岩石、冰层,直至“海枯石烂”。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在国际科学界,尤其在地质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而提出,人类世概念是对人类活动影响地球程度的客观描述,但该概念又具有丰厚的人文性,表面上是陈述人类作为地球环境的主宰而存在,实则令人感受到人类对地球的伤害。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挣脱神学思想枷锁、肯定自我价值以来,人类一直醉心于物质发展和科技进步,内心不断膨胀,逐渐走向了地球之上“唯我独尊”的极端;人类的贪婪、疯狂的索取对地球母体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正在走着一条不归路,堕落为吞噬地球机体的癌细胞。

人类世是对当下人类发展和地球环境所处境况的描述,在隐喻意义上,是对地球患癌的一系列代谢紊乱症候群的统称。人类世癌或地球癌症主要有三大表征:全球气候变化、毒物泛滥和物种多

① 收稿日期:2018-01-2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WWB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NR2016009)

作者简介:姜礼福(1979-),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

①“The Geology of the Planet: Welcome to the Anthropocen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744401>.

②Crutzen, Paul J.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2002, 415(1):23.

样性的降低。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是人类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被称作“人类世的核心表征”<sup>①</sup>,并“将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定性式事件”<sup>②</sup>。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消费模式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使空气中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高,导致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臭氧耗竭等问题,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严重威胁。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意味着全球变暖,而且还意味着干旱、热浪、飓风、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sup>③</sup>。空气境况、天气和气候是事关地球生命机体呼吸是否均匀、顺畅的问题,因此对地球存续至关重要;极端天气频发的地球正如无法正常呼吸、遭受哮喘甚至肺癌折磨的生命。人类世癌的另外一个表征是毒物在全球的泛滥。人类毒物主要包括化学药物、核粉尘、塑料污染物等对地球环境和人类自身造成严重威胁的毒物。其中,核放射物是人类世年代确立的重要依据,斯蒂芬妮·马琳认为“放射物是人类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国际社会上的核武器试验,核能、核灾难所造成的沉降物不仅散布在环境中,也在人类社会……人类世就是核时代”<sup>④</sup>。遍布全球的毒物令地球机体病入膏肓,四处流毒的地球表面正如生命机体上遍布浓疮的皮肤。另外,人类世癌还有一个症状是地球宜居性的降低、物种多样性的降低。多样性的物种为地球机体新陈代谢正常运转提供动力,堪称地球的心脏,但科学研究发现,现在地球上“物种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堪比 6 500 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速度”<sup>⑤</sup>。这将会导致地球历史上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或许威尔逊的评论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把生物多样性心脏的大部分都割下来了。21 世

纪,我们难逃厄运。”<sup>⑥</sup>

事件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sup>⑦</sup>。人类世具有多元的“事件性”内涵。首先,人类世是地质事件,意味着地球、生命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拐点,将改变人类认知自我的传统时空观。人类世表明已存在 45 亿年的地球进入了新的地质时期,人类工业化、消费和核时代的“毒物”会残留成千上万年,甚至百万年,成为地质年代区分的重要依据。同时,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地球灾难性事件的爆发率将大大增加,人类进入“有限世界”的时期,地球发展将逐渐失去可持续性,科学知识的局限和人类自身的无能显露无遗<sup>⑧</sup>。无疑,人类世概念使人类超越传统的时空观,从整个地球空间和历史上重新思考人类。杰里米·戴维斯在《人类世的诞生》一书中,认为人类世概念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将当下的生态危机置于整个地球历史中窥察,将“人类纳入地质历史的洪流中”进行审视<sup>⑨</sup>。

其次,人类世是政治事件。人类世意味着“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新时期的到来”<sup>⑩</sup>。人类世中的气候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严重挑战,意味着地球进入“事件”多发期,这些事件会造成地区性或全球性影响,需要国家多个机构或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需要发挥政治势力的核心作用。空间、地理与政治交互作用下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物种灭绝、海洋塑料污染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将世界各国联结起来,使世界各国的利益超越了传统的地域疆界,成为世界各国首脑、政府总理会晤的重要内容。各国利益盘根错节,不得不思考生存利益共同体的构筑,地缘政治话语的重要性得到突显。“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应当维持在怎样的水平? 可以放弃哪些行将淹没的太平洋岛屿? 除了

①Holm, Nicholas, Sy Taffel. "Introduction: Ecological Crises, Nonhumans and the Age of Man." Nicholas Holm, Sy Taffel, eds. *Ecological Entanglements in the Anthropocen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7, p.xi.

②Wayne Gabardi. *The Next Social Contract: Animals, the Anthropocene, and Bio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

③龙其林:《生态灾难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类型书写》,《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Malin, Stephanie. "The Anthropocene is a nuclear epoch - so how can we survive it?" <http://source.colostate.edu/anthropocene-nuclear-epoch-can-survive/>.

⑤"Humans Creating New 'Geological Age'", *The Australian*. [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3458148-5006787,00.html](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3458148-5006787,00.html).

⑥Wilson, Edward O. *The Future of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p.102.

⑦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 页。

⑧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16, p.39.

⑨Davies, Jeremy. *The Birth of Anthropocene*. Oakl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11.

⑩Gemenne, François. "The Anthropocene and its Victims." Clive Hamilton, Christophe Bonneuil, Gemenne François. *The Anthropocene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68.

人类,还有什么物种可以存活?什么程度上的海洋酸化和毒物泄露难以接受?”这些棘手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人类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智慧<sup>①</sup>。因此,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涉及人类世的地缘政治都将成为重要的政治话语,深刻影响传统政治的内容和运作模式。

再次,人类世是文化事件。人类世概念“里程碑式地将人类列为全球地质发展的施事者”<sup>②</sup>,是对许多当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激荡、交锋和挑战”<sup>③</sup>。人类世挑战了作为现代西方文化根基的人类例外论,以及人和自然之间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工业文明中,人类活动遍布全球,影响一切事物,从天空到深海,没有脱离于人类影响的自然。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已不复存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随之消弭。人类世时代的降临意味着“自然的终结”,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文化,强调对“人类作用深刻变化和责任的认知”<sup>④</sup>。《人类世哲学:人类转向》一书用“丧钟为谁而鸣”的反问直指人类,将“人类责任感提升到新高度”<sup>⑤</sup>。人类世挑战了现代意义上的、脱离自然为要素的自由。自从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将自由界定为“同自然斗争中取得的极大成功”<sup>⑥</sup>,征服自然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重要标志,而在人类世语境下,自由的内涵发生重要变化。人类世孕育着“思维的革命”<sup>⑦</sup>,需要采取一种新的环境人文思想,“因为这个‘裸体的猿类’使地球陷入的人

类世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也包含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体系。”<sup>⑧</sup>

## 二 人类世宏大叙事和文学再现

在福柯看来,故事、叙述,尤其是“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和文化故事蕴含着话语权力,形塑着社会权力的分配”<sup>⑨</sup>,影响人类的活动、知识生产和价值取向,乃至社会的发展。人类世的降临同叙事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工业现代化的精英们通过故事不断强化自然是外在的、无目的性的,世界就是资源,人类例外主义,进步和自由就是摆脱自然的力量和限制等”<sup>⑩</sup>观念,人类才在无视自然规律、破坏地球生态和环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应当说“故事”造就了人类“不堪回首的”过去,同样,“如何讲述人类世的故事将形塑着我们的未来”<sup>⑪</sup>。人类世话语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后果,对于我们推进针对复杂的生态危机的生态行动主义以及政治活动极为关键”<sup>⑫</sup>。我们对过去和当下行为的叙述对于未来会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人和科学“都是知识生产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sup>⑬</sup>;面对人类世挑战,除了科学研究、理性判断,我们也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为环境发声,为地球负责;当代人对地球的态度将对地球和人类的命运产生深刻影响:“我们是了解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地球系统的第一代人,因此

①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16, p.41.

②Gabardi, Wayne. *The Next Social Contract: Animals, the Anthropocene, and Bio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

③Gabardi, Wayne. *The Next Social Contract: Animals, the Anthropocene, and Bio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

④Holm, Nicholas, Sy Taffel. “Introduction: Ecological Crises, Nonhumans and the Age of Man.” Nicholas Holm, Sy Taffel, eds. *Ecological Entanglements in the Anthropocen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7, p.xvi.

⑤Raffnsøe, Sverre. *Philosophy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Human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xii.

⑥Mill, John Stuart.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Rockville, MD: Serenity Publishers, 2008, p.40.

⑦Purdy, Jedediah. *After Nature: A Politics for the Anthropoce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

⑧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16, p.54.

⑨Gurman, Alan S., Jay L. Lebow, Douglas K. Snyder. *Clinical Handbook of Couple Therap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5, p.272.

⑩Hamilton, Clive, François Gemenne, Christophe Bonneuil.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30.

⑪Bonneuil, Christophe. “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 Clive Hamilton, François Gemenne, Christophe Bonneuil.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7.

⑫Taffel, Sy. “Mapping the Anthropocene”, Nicholas Holm, Sy Taffel, eds. *Ecological Entanglements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6. p.220.

⑬Trexler, Adam. *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p.56.

也是有权力和责任改变我们和地球关系的第一代人。”<sup>①</sup>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断加重,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记者、政治家、行动主义者等都从各自领域阐述人类世,“形成了人类世多种叙事的交织”<sup>②</sup>和产生广泛影响的宏大叙事,表现出他们对人类世现状的焦虑、思考和拷问。

西方学者对人类世宏大叙事进行了相关探讨。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其产生动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人类世的宏大叙事是在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语境下,关于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思考,是人类觉醒、警醒的叙事。博纳伊和弗雷索在《人类世震撼:地球、历史和我们》(*The Shock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2016)中的相关论述受到学术界关注。总体而言,与人类世相关的宏大叙事可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人类世的“自然主义/官方叙事”(naturalist/official narrative)。在主流科学杂志和媒体中,自然主义叙事是人类世的主流叙事方式,是关于“人类‘由采猎者转化到全球地质力量’的故事”<sup>③</sup>。此类叙事主要包含以下观点:人类是造成地球变化的主要力量;当前基于科学的全新的环境意识迥异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环境危机根源的无知;科学家在挽救人类和地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有更多绿色科学技术拯救地球。这种叙事相信绿色科技的修复功能,因此,摆在科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环境的持续性发展。第二种是“后自然叙事”(post-nature narrative)。此类叙事将人类世视作自然的终结,认为自然“已死”,处处留有人类烙印,世间万物皆为人类营构,但是,作为技术-自然混合体的主导者,人类依然应为自己创造感到自豪。此类叙事相信科技的控制功能,认为现代化的速度还需加快,只有这样才能应对人类世中出现的各种挑战。第三种

宏大叙事是“生态灾难叙事”(eco-catastrophist)。这种叙事认为,人类世意味着现代化的无限增殖,必然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灾难。人类陷入现代性的泥沼不能自拔,崩溃、暴力和战争成为必然。此类叙事不再相信绿色技术可以拯救地球,对科技的修复功能持怀疑、消极态度,摒弃在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或框架下通过技术手段拯救地球的想法,认为突围人类世困境最迫切的是转变现有的主要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第四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叙事”(eco-Marxist narrative)。主要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和阶级等的相关叙述,此类叙事将人类世视作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为人类世是关于在地球体系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陈代谢”难以为继的时代和故事。需要指出的是,前两种叙事基于人类世为历史进步的理念,而后两种叙事则以批判人类世为主导思想<sup>④</sup>。

这些宏大叙事形塑了有别于“生命权力”(biopower)的“地质/地理权力”(geopower)。19至20世纪有关人类生命自身的关注和相关知识的积累催生了“生命权力”,其聚焦于生命自身及其政治内涵,性别、种族等人际关系成为重要话题。冷战以后形成的关于全球环境的新的知识-权力不仅涉及“生命”而且涉及“地质”。继“生命”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同时成为知识和政府的关注客体,分别呈现为“地质知识”和“地质权力”。“星球公民”的主体性,全球环境危机的地质转向,全球卫星监控系统,所有这些都表明将地球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知和控制的新的地质权力的滥觞和新的知识-权力机制的诞生<sup>⑤</sup>。

无疑,这些宏大叙事为我们认知人类世提供了充分的背景知识,也必然形成话语权力,改变我们的行为:“各种关于人类世的叙事都具有操演性。它们可以阻碍或推进一些集体行为。由此,生成一个不同的地球。”<sup>⑥</sup>

①Steffen, Will, et al. “The Anthropocene: From Global Change to Planetary Stewardship”, *Ambio*, 2011(40): 757.

②Hamilton, Clive, Gemenne François,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30.

③Bonneuil, Christophe. “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 Clive Hamilton, Gemenne François,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9.

④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16, p.87.

⑤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16, p.87.

⑥Bonneuil, Christophe. “The Geological Turn: 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 Clive Hamilton, Gemenne François,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30.

宏大叙事的形成源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政治家、媒体等的共同建构,人文学者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人类世时代“比其他任何时代都需要文学批评家、作家、历史学家和行动主义者之间的合作”<sup>①</sup>。文学在人类世宏大叙事以及建构新的知识-权力机制中具有独特价值。但人类世的文学再现并非易事,气候变化是典型的“超级物”(hyperobject),由于气候问题的宏观尺度与个人感受的微观尺度之间的矛盾,很容易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如此,如何传递、叙述气候变化也往往是个挑战。美国学者亚当·特雷克斯勒在《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2015)中对近40年来的气候变化小说进行梳理,发现“呈现人类世是极为困难的”<sup>②</sup>。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在《大错乱:气候变化和想象困境》(*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2016)中对当下人类世文学的发展现状表示焦虑,认为在环境危机不断加重以及“大加速”的背景下,如果作家对此依然置若罔闻、不负起应有的责任,现阶段的文学创作将会被称作“大错乱”时期。

尽管如此,依然涌现出一大批基于气候变化、核灾难或毒物为故事背景或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采用后启示录、生态预警、反乌托邦或生态灾难小说等文学体裁,反映出21世纪外国文学往往“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以及聚焦“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特征<sup>③</sup>。其中,气候变化文学在人类世文学中发展最为迅猛,新世纪反映气候变化的小说就有上百部。着力气候书写的不仅有当今世界文坛的巨擘,也有冉冉升起的新锐作家。

英国作家巴拉德(J. G. Ballard)的《被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 1962)堪称当代气候变化书写的奠基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文学创作在新世纪呈现出蓬勃之势。大部分气候变化小说都以洪水、热浪、干旱、极寒、灾难性风暴为故事背景或主题,重要的作家作品不胜枚举,如美国作家T·C·博伊尔(T. C. Boyle)的《地球之友》(*A Friend of the Earth*, 2000),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

称之为“末日三部曲”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疯癫亚当》(*MaddAddam*, 2013),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被称之为“首都科幻三部曲”的《雨的四十种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零下五十度》(*Fifty Degrees Below*, 2005)和《生死六十天》(*Sixty Days and Counting*, 2007)以及《纽约2140》(*New York 2140*, 2017),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追日》(*Solar*, 2010),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r*, 2012),纳撒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的《末日危机》(*Odds Against Tomorrow*, 2013)和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水刀》(*The Water Knife*, 2015)等。

在发展衍变过程中,气候变化文学显现出鲜明特征。首先,在这些作品中,气候变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故事发展、主题呈现的源动力。基于此,小说往往融科学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现实与科幻于一体,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其次,在应对气候问题的情节设计上,作品经历了由倾向于宣扬美国一国主导到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挑战的嬗变。再次,在内容呈现方面,由反映一个地区或一国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拓展到对全球规模影响的描摹。另外,在文学样式选择方面,由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为主逐渐延伸到推理小说、恐怖小说、动作冒险小说、浪漫小说等,近两年兴起的现实主义人类世小说是最新发展<sup>④</sup>。最后,在主题方面,气候变化文学往往聚焦于人类的绝望、人性的黑暗、技术的局限、政治的博弈等主题,充分展现了文学家对人类世时代的焦虑以及摆脱人类世困境的愿景。

另外,毒物文学,尤其核灾难文学也是人类世的重要文学呈现形式。人类制造的塑料、农药、化肥,人类活动产生的有毒废物,尤其是核废物对人类自身和全球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成为人类世作家的重要呈现主题。毒物书写发轫于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其中的反毒物精神在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白噪音》(*White Noise*, 1986)、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

<sup>①</sup><http://www.boundary2.org/2017/03/the-temporal-order-of-modernity-has-changed-j-daniel-elam-in-conversation-with-amitav-ghosh-on-the-anthropocene-climate-change-and-world-literature/>.

<sup>②</sup>Trexler, Adam. *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p.118.

<sup>③</sup>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sup>④</sup>Trexler, Adam. *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p.224.

《兔子安息》(*Rabbit at Rest*, 1990)、桑德拉·斯坦格拉伯(Sandra Steingraber)的《生活在下游:一个生态学家对于癌症与环境的调查》(*Living Downstream: An Ecologist Looks at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 1997)中得以延伸。美国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The Road*, 2006)、俄罗斯女作家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Tatyana Tolstaya)的长篇小说《野猫精》(*Slynx*, 2000)则都基于核爆炸或核灾难,是典型的“核灾文学”作品。

### 三 人类世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探索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对文学研究和批评意义深远。蒂莫西·克拉克认为“人类世语境下的批评解读意味着过去的和现有的意识、理解的不可逆转的割裂”<sup>①</sup>。一方面,人类世概念改变了人们对环境议题的认知,“为思考和书写环境议题提供了全新的框架”<sup>②</sup>。另一方面,为环境书写的批评和阐释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在人文领域提出新概念、发展新方法”,因为在人类世,“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秩序和全球范围的具体的物质和能源流通的技术-自然秩序密切交织,共同演进”;研究者甚至认为人类世概念“将人文和社会科学掀了个底朝天,动摇了范式和范畴。现在是地球系统科学而非历史学家来命名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文领域的学者需要在成千上万年的地质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行为”<sup>③</sup>。

最近几年,西方学者将人类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并进行了相关探索。其中,英国教授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的专著《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Ecocriticism on the Edge: 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 2015)、美国学者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的《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2015)、安东尼娅·梅赫纳特

(Antonia Mehnert)的著作《气候变化小说:全球变暖在美国文学中的再现》(*Climate Change Fictions: Represent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2016)等对人类世文学研究和批评做出直接贡献。蒂莫西·莫顿的《超级物:世界末日之后的哲学和生态》(*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2013)也为人类世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另外,物质生态批评聚焦于物质及其实施能力,以及“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通过内在互动生成故事的能力”<sup>④</sup>,可以为人类世文学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总体而言,人类世文学是人类世时代的产物,也是人类世的文学再现,要对其进行研究,并实现批评话语的建构,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立足新兴的“环境人文学科”(environmental humanities),采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点考察人类在地球上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要阐释、应对人类世书写,需要将环境和哲学、历史等学科结合起来,探索新的环境人文学科。哲学家杰米森(Dale Jamieson)认为人类世显现了“人类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强大力量,同时显示了人类极度的无能,因为很多改变及其后果并非人类所愿,通过个人或小集体也无法得到弥补”<sup>⑤</sup>。这揭示了很多人类世文学作品中,人类具有造成气候变化的力量,又不得不黯然面对末日情境。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的重叠成为人类世的重要特征,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人类世文学书写时,需要重视作品的历史维度。印度裔历史学家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气候的历史:四条论纲》(“*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2009)一文在整个西方人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文中,针对气候变化为理解历史创造的新语境,查氏认为我们要摒弃启蒙运动以来以人类为中心开展自我界定的主要方式,需要把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结合起来,这篇文章成为“在文化范畴内,理解人类世本

①Clark, Timothy, *Ecocriticism on the Edge: The Anthropocene as Threshold Concept*.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 130.

②Heise, Ursula K. “Preface: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Caroline Schaumann, Heather I. Sullivan, eds. *German Ecocriticism in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

③Bonneuil, Christophe, Jean-Baptiste Fressoz. *The Shock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Earth, History and Us*.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16, p.74.

④唐建南:《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⑤Heise, Ursula K. “Planet, Species, Justice - and the Stories We Tell about Them.” Ursula K. Heise, Jon Christensen, Michelle Niemann,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3-4.

质问题的主要文献”<sup>①</sup>。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人类世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沃克(McKenzie Wark)在《分子红:人类世理论》(*Molecular Red: Theory for the Anthropocene*, 2016)中对人类世及其理论话语进行建构。他基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metabolic rift),认为人类世就是“一系列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断裂,人力和技术将一个又一个分子塑造成人类所需之物,但废物却无法回收,循环无以为继。……是新陈代谢断裂全球化的表现”。这些不同学科的相关论述,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也就是人在地球上的地位和位置的问题<sup>②</sup>,人类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事关自己的未来。

第二,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探讨人类世发生的根源和过程。人类世不仅仅是一个地质概念,同时也揭示了过去两个半世纪独特的人类历史,标志着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的转折。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人类世把人类、时间和历史作为研究焦点,旨在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人类世时代的到来与西方国家,尤其与英美发达国家密切相关。事实上,“从1800年到1950年,地球上65%的二氧化碳气体都是由英美排放的。”<sup>③</sup>因此,从历史的维度,人类世也可称为“白人世”(Anglocene)。历史进程中的英美工业革命、资本积累、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战争和军事、不平等交换、福特主义、消费主义等都是导致人类世降临的重要因素。这要求必须采用一种历史维度对人类世开展研究。阿米塔夫·高希认为“当下有关人类世气候变化的话语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亚洲在气候危机议题的中心地位并未得到凸显”<sup>④</sup>。相应地,在对人类世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上,在探究人类世的内在根源时,西方研究者往往剑指资本主义,而忽视帝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突破生态批评中传统的“地方”思想,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荡的历史潮流中,采用全球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人类的主体责任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英美环境主义者一直认为地方意识是生态维护的核心,但气候变化对

这一批评方法提出挑战。裂痕则源于人类世批评对全球视野的内在需求。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其解决也必须依赖于全球行动,而全球行动则首先需要全球意识的确立以及全球低碳共同体的建构。这呼唤一种新的星球归属或“生态-全球主义”(eco-cosmopolitanism)思想的诞生。在《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一书中,厄休拉·海斯认为在新的语境下应当突破传统美国生态批评“地方”的限制,实现去地域化和生态世界主义,“将个体和群体看作人与非人类所共有的全球性‘想象社区’的一部分”<sup>⑤</sup>。海斯关于生态全球主义的论述为人类世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了重要借鉴。人类世小说因对气候变化情境下环境和生态灾难事件及其影响的关注而成为“可以把全世界人们团结起来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文学。其实,这正是充盈人类世小说的内在气质要求。这要求在相关研究上,必须超越传统的“地方”意识,采用全球视野,考察作家在书写中对建构全球低碳共同体所做出的努力。基于地方、放眼全球,既体现了人类世小说的内在价值取向,也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研究方法。

第四,挖掘人类世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坚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文化立场。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研究不仅可以适用于经典作家的作品阐释<sup>⑥</sup>,也适用于人类世文学,尤其是气候变化文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性,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涉及社会伦理与公平正义,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尤其是中美两个碳排放大国。随着气候问题日趋严重,因水资源、碳减排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断,这也成为文学再现的焦点。中国元素成为西方气候变化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一些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在气候书写中往往不露痕迹地“夹带私货”或赤裸裸地颠倒黑白,扭曲中国历史和现实,主要涉及人权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充满了中国威胁论调,体现了作家的无知、高傲或居心叵测。气候变化文学

<sup>①</sup>Emmett, Robert, Thomas Lekan. "Whose Anthropocene? Revisiting Dipesh Chakrabarth's 'Four Theses'". <http://icht.ca/whose-anthropocene-revisiting-dipesh-chakrabartys-four-theses/>.

<sup>②</sup>刘霞:《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地球中心主义——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瓦尔登湖〉及其当代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sup>③</sup>Fressoz, Jean-Baptiste. *Losing the Earth Knowingly*. Clive Hamilton, Gemme François,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70.

<sup>④</sup>Ghosh, Amitav.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87.

<sup>⑤</sup>厄休拉·海斯:《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李贵仓,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sup>⑥</sup>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VI页。

在青年群体中接受度高、传播广、影响大,在警醒、启迪人们的同时,可能将一些文化偏见植入年轻人头脑,使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产生偏差,因此必须保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立场,挖掘作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以正视听,这也是我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世概念不仅是一个地质学概念,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角、方法和策略,引导研究者从更为宽广的时空中审视作品,关注气候、岩石、冰层、碳等地质元素。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及其现实指涉令人振聋发聩,人类不得不面对自我堕落后为“地球癌细胞”的事实,但

人类和癌细胞的不同点在于癌细胞只会无限扩张,而人类具有“自反性”,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文化改变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实现由癌细胞到良性细胞的转变。人类世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人类文化和思维的转变,而人类世文学的功用不可小觑,诸多文学家通过作品以预警的方式宣扬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全球性,化身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者和剖析地球沉疴的医生,体现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人类世文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采用多维研究方法,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世,聚集权力话语、转化为行动力,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世文学的主题和内涵也具有复杂性,在研究中需要保持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坚持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

## Anthropocene: A Term From Geology to Literary Criticism

JIANG Li-fu<sup>1</sup> & MENG Qing-fen<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At the dawn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is highly acclaimed as a geological term and it is overwhelmingly embraced in the disciplin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ereby multiple grand narratives about the Anthropocene are formulated due to the Anthropocene phobia resulting from the powerful force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which exerts influences upon literary production. Mainly focus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toxic writing, the Anthropocene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zed with rich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integrating ecology and politics, ethics and justice, imagination and reflection. It booms in the new century and ushers in another literary prosperity. And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enriches literary studies,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new method as well as new possibilities and it may lead to the “geological turn” in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 Anthropocene; earth cancer; climate change literature; geological turn

(责任校对 莫秀珍)